

文白对照全译

資治通鑑

● 北京燕山出版社

资治通鉴

——文白对照全译本

(第十五册)

北京燕山出版社

目 录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零八

- 唐纪二十四 起旃蒙大荒落二月,尽强圉协洽,
凡二年有奇。 (5873)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零九

- 唐纪二十五 起著雍涸滩,尽上章阏茂七月,
凡二年有奇。 (5907)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一十

- 唐纪二十六 起上章阏茂八月,尽昭阳赤奋若,
凡三年有奇。 (5942)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一十一

- 唐纪二十七 起阏逢摄提格,尽强圉大荒落,
凡四年。 (5978)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一十二

- 唐纪二十八 起著雍敦牂,尽旃蒙赤奋若,凡八年。 ... (6013)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一十三

- 唐纪二十九 起柔兆摄提格,尽昭阳作噩,凡八年。 ... (6049)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一十四

- 唐纪三十 起阏逢阏茂,尽重光大荒落,凡八年。 (6080)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一十五

- 唐纪三十一 起玄默敦牂,尽强圉大渊献十一月,
凡五年有奇。 (6113)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一十六

唐纪三十二 起强圉大渊献十二月,尽昭阳大荒落,
凡六年有奇。 (6144)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一十七

唐纪三十三 起阏逢敦牂,尽柔兆涪滩四月,
凡二年有奇。 (6173)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一十八

唐纪三十四 起柔兆涪滩五月,至九月,不满一年。 ... (6201)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一十九

唐纪三十五 起柔兆涪滩十月,尽强圉作噩闰月,
不满一年。 (6231)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

唐纪三十六 起强圉作噩九月,尽著雍阉茂,
凡一年有奇。 (6257)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零八

唐纪二十四 起旃蒙大荒落二月，尽强国协洽，凡二年有奇。

中宗大和大圣大昭孝皇帝中

神龙元年

二月，辛亥，帝帅百官诣上阳宫问太后起居；自是每十日一往。

甲寅，复国号曰唐。郊庙、社稷、陵寝、百官、旗帜、服色、文字皆如永淳以前故事。复以神都为东都，北都为并州，老君为玄元皇帝。

乙卯，凤阁侍郎、同平章事韦承庆贬高要尉；正谏大夫、同平章事房融除名，流高州；司礼卿崔神庆流钦州。杨再思为户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西京留守。

太后之迁上阳宫也，太仆卿、同中书门下三品姚元之独呜咽流涕。桓彦范、张柬之谓曰：“今日岂公涕泣时邪！恐

唐纪二十四 唐中宗神龙元年（公元705年）

二月，辛亥（初一），唐中宗率领文武百官到上阳宫向武则天请安，问候她的平常生活状况；从此唐中宗每十天前来问候一次。

甲寅（初四），唐中宗颁诏恢复大唐国号，并规定郊庙、社稷、陵寝、百官、旗帜、服色、文字等都恢复唐高宗永淳年间以前的旧制，神都又恢复东都旧名，北都恢复并州旧名，老君仍称作玄元皇帝。

乙卯（初五），唐中宗将凤阁侍郎、同平章事韦承庆贬为高要尉；将正谏大夫、同平章事房融除名并流放到高州；将司礼卿崔神庆流放到钦州。唐中宗又任杨再思为户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西京留守。

在武则天被迁到上阳宫之时，只有太仆卿、同中书门下三品姚元之一人痛哭流涕。桓彦范、张柬之对他说：“如今哪里是您悲哀哭泣的日子！恐怕从今以后您就要大祸临头

公祸由此始。”元之曰：“元之事则天皇帝久，乍此辞违，悲不能忍。且元之前日从公诛奸逆，人臣之义也；今日别旧君，亦人臣之义也，虽获罪，实所甘心。”是日，出为亳州刺史。

甲子，立妃韦氏为皇后，赦天下。追赠后父玄贞为上洛王、母崔氏为妃。左拾遗贾虚己上疏，以为：“异姓不王，古今通制。今中兴之始，万姓喁喁以观陛下之政；而先后后族，非所以广德美于天下也。且先朝赠后父太原王，殷鉴不远，须防其渐。若以恩制已行，宜令皇后固让，则益增谦冲之德矣。”不听。

初，韦后生邵王重润、长宁、安乐二公主，上之迁房陵也，安乐公主生于道中，上特爱之。上在房陵与后同幽闭，备尝艰危，情爱甚笃。上每闻赦使至，辄惶恐欲自杀，后止之曰：“祸福无常，宁失一死，何遽如是！”上尝与后私誓曰：“异时幸复见天日，当惟卿所欲，不相禁御。”及再为皇后，遂干预朝政，如武后在高宗之世。桓彦范上表，以为：“《易》称‘无攸遂，在中馈，

了。”姚元之回答说：“元之侍奉则天皇帝的时间很久，现在突然要分手了，感到悲痛难忍。况且元之前几天追随诸公诛灭恶逆之徒，乃是尽作臣子的本分；今天辞别旧主，也同样是在尽作臣子的本分。即使因此而受到惩罚，我也心甘情愿。”在这一日，姚元之被任为亳州刺史。

甲子（十四日），唐中宗将他的妃子韦氏立为皇后，大赦天下；后追赠韦后之父韦玄贞为上洛王，追赠韦后之母崔氏为上洛王妃。左拾遗贾虚己上疏认为：“异姓之人不得封为王，是从古至今的定制。现在中兴伊始，黎民百姓无不钦慕向往，观看陛下如何管理这个国家。而陛下却先追赠皇后的父亲为王，这不是用来在全国扩大陛下贤德的办法。况且高宗时期追赠皇后的父亲武士彠为太原王，这个教训离现在并不遥远，陛下必须从一点一滴进行预防。如果认为命令已经发布无法收回，陛下应该让皇后坚决推辞，这样更能增加皇后谦虚守礼的美德。”唐中宗没有听取他的建议。

先前，韦后共生育了邵王李重润和长宁、安乐两公主，在唐中宗被放逐到房陵去的时候，安乐公主在路上出生，因此唐中宗特别喜欢她。中宗与韦后在房陵被幽禁期间，一起经历了各种艰难困苦的生活，因而两个人的感情十分深厚。中宗每当听到武则天派使者前来的消息，就惊惶失措地想要自杀，韦后制止他说：“祸福并非一成不变，最多不过一死，您何必这么着急呢！”中宗曾经私下对韦后发誓：“如果日后我能重见天日，一定会让你随心所欲，不加任何控制。”所以在韦氏重新成为皇后以后，便像武则天在高宗朝那样干预起朝政来了。桓彦范上奏，认为：

贞吉’，《书》称‘牝鸡之辰，惟家之索’。伏见陛下每临朝，皇后必施帷幔坐殿上，预闻政事。臣窃观自古帝王，未有与妇人共政而不破国亡身者也。且以阴乘阳，违天也；以妇陵夫，违人也。伏愿陛下览古今之戒，以社稷苍生为念，令皇后专居中宫，治阴教，勿出外朝于国政。”

先是，胡僧慧范以妖妄游权贵之门，与张易之兄弟善，韦后亦重之。及易之诛，复称慧范预其谋，以功加银青光禄大夫，赐爵上庸县公，出入宫掖，上数微行幸其舍。彦范复表言慧范执左道以乱政，请诛之。上皆不听。

初，武后诛唐宗室，有才德者先死，惟吴王恪之子郁林侯李千里，褊躁无才，又数献符瑞，故独得免。上即位，立为成王，拜左金吾大将军。武后所诛唐诸王、妃、主、驸马等皆无人葬埋，子孙或流窜岭表，或拘囚历年，或逃匿民间，为人佣保。至是，制州县求访其柩，以礼改葬，追复官爵，召其子孙，使之承袭，无子孙者为择後置之。既而宗室子孙相继而至，皆召见，涕泣舞蹈，各以亲疏袭爵拜官有

“《周易》说：‘妇女没有什么过失，在家中主持家务，就是吉利。’，《尚书》说：‘若母鸡司晨打鸣，这个家庭就要败落了’。我发现陛下每次临朝，皇后总是坐在帷帐后面参预对军国大事的处理。臣观察历朝帝王，没有哪一个与妇人共同执政而不招致国破身亡的。再说阴凌驾于阳之上，是违背自然法则的；妇人欺凌丈夫，是违背人伦之道的。望陛下观察古今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时刻念着社稷与百姓，让皇后只住在中宫里，致力于女子的教化，不要到外朝来参与国家政事。”

在此之前，胡僧慧范凭借虚妄的邪说结交权贵，与张易之、张昌宗兄弟等人相处得很好，韦后也很器重他。等到张易之的被诛灭以后，韦后又称慧范也参预了诛杀张易之等人的谋划，于是慧范因功被授为银青光禄大夫，并赐爵为上庸县公，使他得以出入皇宫，唐中宗也多次穿便衣到他所居住的地方。桓彦范又上表指控慧范用邪门歪道紊乱朝政，请求将他处死。唐中宗对这些建议均未采纳。

武则天在铲除李唐宗室的时候，乃是先杀掉的是那些有道德才能的人，只有吴王李恪的儿子郁林侯李千里，心地狭窄性情浮躁，没有才能，再加上一次又一次地向武则天进献祥瑞，因而得以幸免。唐中宗即位之后，封李千里为成王，任他为左金吾大将军。武则天所诛杀的李唐诸王、王妃、公主、驸马等都无人加以埋葬，这些人的子孙部分被流放到岭南地区，有的已经在监狱中拘禁了数年之久，有的躲藏在民间成为富人的苦工。到这时候，唐中宗颁下制书，命各州县寻访这些死去的宗室贵族的灵柩，据死者的身份依礼改葬；并且给这些死者恢复原任官爵；召回他们的子孙，让他们承袭父辈的爵位；

差。

二张之诛也，洛州长史薛季昶谓张柬之、敬晖曰：“二凶虽除，产、禄犹在，去草不去根，终当复生。”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犹机上肉耳，夫何能为！所诛已多，不可复益也。”季昶叹曰：“吾不知死所矣。”朝邑尉武强刘幽求亦谓桓彦范、敬晖曰：“武三思尚存，公辈终无葬地；若不早图，噬脐无及。”不从。

上女安乐公主适三思子崇训。上官婉儿者，仪之孙女也，仪死，没入掖庭，辩慧善属文，明习吏事。则天爱之，自圣历以后，百司表奏多令参决；及上即位，又使专掌制命，益委任之，拜为婕妤，用事于中。三思通焉，故党于武氏，又荐三思于韦后，引入禁中，上遂与三思图议政事，张柬之等皆受制于三思矣。上使韦后与三思双陆，而自居旁为之点筹；三思遂与后通，由是武氏之势复振。

对那些没有子孙之人，则替他们选择后嗣以续其香火。不久，散落各地的宗室子孙相继来到东都，唐中宗全都召见了他们。大家流着泪向中宗行了舞拜礼。中宗各依据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赐给了他们大小不等的官职、爵位。

张易之、张昌宗被诛灭后，洛州长史薛季昶对张柬之和敬晖说：“张易之、张昌宗这两个元凶虽然已被铲除，但吕产、吕禄这种人还在朝中任职，锄草时不铲除草根，终究还会长出草来。”张柬之、敬晖回答说：“现在大局已定，你说的那些人不过是案板上的肉罢了，还能有何作为！现在杀的人已经够多的了，不能再多杀了。”薛季昶叹口气说：“我不知道将死在哪里了。”朝邑尉武强人刘幽求也对桓彦范和敬晖说：“武三思尚没有受到惩处，你们这些人终究会死无葬身之地；如果不及早作准备，等到大祸临头再后悔就来不及了。”桓彦范和敬晖也没有听取他的建议。

唐中宗的女儿安乐公主嫁给了武三思的儿子武崇训。上官婉儿是上官仪的孙女，上官仪被杀后，她被没入后宫。上官婉儿聪明伶俐，能言善辩，写得一手好文章，又熟悉官府事务。武则天十分喜受她，自圣历年间以后，经常让她参予对各衙门所上表章奏疏的处理；唐中宗即位后，更加信任她，又让她专门负责草拟皇帝的命令，封她为婕妤，让她执掌宫中事务。上官婉儿与武三思私通，所以偏袒武氏，她又向韦后举荐武三思，将武三思领进宫中，唐中宗于是开始与武三思商议政事，张柬之等人从此都受到了武三思的遏制。唐中宗让韦后与武三思一起玩一种叫作双陆的游戏，自己则坐在一旁为他们数

筹码；武三思于是又开始与韦后私通，武氏的势力因此又壮大起来。

张柬之等人屡次劝告唐中宗诛灭武氏集团，唐中宗都不听从。张柬之等人说：“武则天改唐为周的时候，李唐宗室被诛杀殆尽；现在多亏天地神灵的庇佑，陛下又重登了帝位，但武氏却像以往一样安稳地把持着他们所窃取的官爵职位，这种情形难道是朝野之士所希望看到的吗？希望陛下减少他们的俸禄，削夺他们的官爵，以告慰天下之人！”唐中宗仍然没有听取他们的建议。张柬之等人有的拍着几案叹息，有的弹击手指以致出血，纷纷说：“皇上过去作英王时，在人们眼里是一个勇武刚烈的人，我们之所以未诛灭武氏集团，是为了让皇上能亲自诛杀他们以扩大天子的声威。现在皇上却反过头来重用武氏集团成员，大势已去，谁知以后又会咋样呢！”

唐中宗多次身着便服到武三思的家里去，监察御史清河人崔皎秘密上疏说：“陛下的权力刚刚恢复，则天皇帝还住在西边的上阳宫里，还有人想依附她；武周时期之旧臣，仍然在朝廷供职，陛下怎么能轻易地外出游幸，没看到白龙身着鱼服而被打鱼的豫且射中的祸患吗！”唐中宗把密疏的内容泄露了出去，武三思和他的党羽们对崔皎恨之人骨。

丙寅（十六日），唐中宗任命太子宾客武三思为司空、同中书门下三品。

左散骑常侍瀛王李重福，是唐中宗之庶子；他的妃子，是张易之的外甥女。韦后讨厌李重福，便在中宗面前诬陷他说：“李重福被迫自杀，是李重福在武则天面前诬陷所致。”唐中宗因此将李重福贬为濮州员外刺史，不久又改任他为均州刺史，并且时常命

张柬之等数劝上诛诸武，上不听。柬之等曰：“革命之际，宗室诸李，诛夷略尽；今赖天地之灵，陛下返正，而武氏滥官僭爵，按堵如故，岂远近所望邪？愿颇抑损其禄位以慰天下！”又不听。柬之等或抚床叹愤，或弹指出血，曰：“主上昔为英王，时称勇烈，吾所以不诛诸武者，欲使上自诛之以张天子之威耳。今反如此，事势已去，知复奈何！”

上数微服幸武三思第，监察御史清河崔皎密疏谏曰：“国命初复，则天皇帝在西宫，人心犹有附会；周之旧臣，列居朝廷，陛下奈何轻有外游，不察豫且之祸！”上泄之，三思之党切齿。

丙寅，以太子宾客武三思为司空、同中书门下三品。

左散骑常侍瀛王重福，上之庶子也；其妃，张易之之甥。韦后恶之，谓于上曰：“重福之死，重福为之也。”由是贬濮州员外刺史，又改均州刺史，常令州司防守之。

丁卯，以右散骑常侍安定王武攸暨为司徒、定王。

辛未，相王固让太尉及知政事，许之；又立为皇太弟，相王固辞而止。

甲戌，以国子祭酒始平祝钦明同中书门下三品，黄门侍郎、知侍中事韦安石为刑部尚书，罢知政事。

丁丑，武三思、武攸暨固辞新官爵及政事，许之，并加开府仪同三司。

立皇子义兴王重俊为卫王，北海王重茂为温王，仍以重俊为洛州牧。

三月，甲申，制：“文明已来破家子孙皆复旧资荫，唯徐敬业、裴炎不在免限。”

丁亥，制：“酷吏周兴、来俊臣等，已死者追夺官爵，存者皆流岭南恶地。”

己丑，以袁恕己为中书令。

以安车徵安平王武攸绪于嵩山，既至，除太子宾客；固请还山，许之。

制：“泉氏、蟒氏皆复旧姓。”

术士郑普思、尚衣奉御叶静能皆以妖妄为上所信重，

令州官对他严加防范。

丁卯（十七日），唐中宗任命右散骑常侍、安定王武攸暨为司徒、定王。

辛未（二十一日），相王李旦坚持要求辞去太尉及宰相职务，唐中宗准许了他的辞职请求；唐中宗又想立相王李旦为皇太弟，由于相王坚决推辞而作罢。

甲戌（二十四日），唐中宗任国子祭酒始平人祝钦明为同中书门下三品；任命黄门侍郎、知侍中事韦安石为刑部尚书，与此同时免去他的宰相职务。

丁丑（二十七日），武三思和武攸暨坚决推辞刚被任命的新职务和爵位，唐中宗应允了他们的请求，还加封他们为开府仪同三司。

唐中宗立皇子义兴王李重俊为卫王，北海王李重茂为温王；仍然让李重俊担任洛州牧。

三月，甲申（初五），唐中宗颁布制书：“文明年间以来因获罪而破败了的家族的子孙都可以恢复原来的地位与荫庇，只有徐敬业、裴炎不在赦免之列。”

丁亥（初八），唐中宗颁布制书：“酷吏周兴、来俊臣等人，已经死去的要追夺官爵，现在还活着的都要流放到岭南的偏僻之地。”

己丑（初十），唐中宗任用袁恕己为中书令。

唐中宗下令用可以坐乘的安车抵嵩山征召安平王武攸绪，武攸绪一来到京师，就被任命为太子宾客；他坚决要求再回到嵩山，唐中宗应允了他。

唐中宗颁布制书：“泉氏、蟒氏都恢复为原来的萧氏、王氏。”

江湖术士郑普思和尚衣奉御叶静能都凭借虚妄的邪说得到唐中宗的信任和重用，夏

夏，四月，墨敕以普思为秘书监，静能为国子祭酒。桓彦范、崔玄玮固执不可，上曰：“已用之，无容遽改。”彦范曰：“陛下初即位，下制云：‘政令皆依贞观故事。’贞观中，魏征、虞世南、颜师古为秘书监，孔颖达为国子祭酒，岂普思、静能之比乎！”庚戌，左拾遗李邕上疏，以为：“《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若有神仙能令人不死，则秦始皇、汉武帝得之矣；佛能为人福利，则梁武帝得之矣。尧、舜所以为帝王首者，亦修人事而已。尊宠此属，何补于国！”上皆不听。

上即位之日，驿召魏元忠于高要；丁卯，至都，拜卫尉卿、同平章事。

甲戌，以魏元忠为兵部尚书，韦安石为吏部尚书，李怀远为右散骑常侍，唐休璟为辅国将军，崔玄玮检校益府长史，杨再思检校杨府长史，祝钦明为刑部尚书，并同中书门下三品。元忠等皆以东宫旧僚褒之也。

乙亥，以张柬之为中书令。

戊寅，追赠故邵王重润为

季，四月，唐中宗没有通过外廷，亲笔书写敕书任命郑普思为秘书监，叶静能为国子祭酒。桓彦范和崔玄玮坚持认为不能这样做，唐中宗道：“我已经任命了他们，不能这样就改变任命。”桓彦范说：“陛下在刚刚即位时，曾颁布制书说：‘国家的各项行政措施与法令都将完全依照贞观时期的定制。’贞观时期，担任秘书监职务的是魏徵、虞世南和颜师古，担任国子祭酒职务的是孔颖达，这些人的道德才能是当今的郑普思和叶静能所能比拟的吗？”庚戌（初一），左拾遗李邕上疏认为：“《诗经》三百篇，用一句话来概括，就叫做‘思想纯正。’如果真有能让人长生不老的神仙，那么秦始皇与汉武帝早就找到了；如果佛祖真能为人谋利造福，那么梁武帝也早就如愿以偿了。唐尧、虞舜之所以能够成为历代帝王的典范，也不过是因为他们努力修治世上各种的事情罢了。陛下对郑普思和叶静能这样的人尊宠有加，对于治理国家有什么好处！”唐中宗对上述建议都没有接受。

唐中宗即位那一天，用驿车从高要县召回魏元忠；丁卯（十八日），魏元忠抵达东都，唐中宗任命他为卫尉卿、同平章事。

甲戌（二十五日），唐中宗任命魏元忠为兵部尚书，韦安石为吏部尚书，李怀远为右散骑常侍，唐休璟为辅国大将军，崔玄玮为检校益府长史，杨再思为检校杨府长史，祝钦明为刑部尚书，上述人都同时兼任同中书门下三品。魏元忠等人都是由于曾在中宗作太子时作过东宫僚属的原因，而得到这样的褒奖。

乙亥（二十六日），唐中宗任命张柬之为中书令。

戊寅（二十九日），唐中宗下诏追赠已死

懿德太子。

五月，壬午，迁周庙七主于西京崇尊庙。制：“武氏三代讳，奏事者皆不得犯。”

乙酉，立太庙、社稷于东都。

以张柬之等及武攸暨、武三思、郑普思等十六人皆为立功之人，赐以铁券，自非反逆，各恕十死。

癸巳，敬晖等帅百官上表，以为：“五运迭兴，事不两大。天授革命之际，宗室诛窜殆尽，岂得与诸武并封！今天命惟新，而诸武封建如旧，并居京师，开辟以来未有斯理。愿陛下为社稷计，顺遐迹心，降其王爵，以安内外。”上不许。

敬晖等畏武三思之谗，以考功员外郎崔湜为耳目，伺其动静。湜见上亲三思而忌晖等，乃悉以晖等谋告三思，反为三思用；三思引为中书舍人。湜，仁师之孙也。

先是，殿中侍御史南皮郑愔谄事二张，二张败，贬宣州司士参军，坐赃，亡入东都，私谒武三思。初见三思，哭甚哀，既而大笑。三思素贵重，

去的邵王李重润为懿德太子。

五月，壬午（初四），唐中宗将武周七庙的神主迁到西京崇尊庙，并颁布制书：“对于武太后及其父、祖的名讳，上奏言事的臣民都不得触犯。”

乙酉（初七），唐中宗在东都设立太庙以及社稷。

唐中宗把张柬之等人及武攸暨、武三思、郑普思等十六人都当作为国家立下功劳的人，赐给他们铁券，并规定如果这些人所犯的不是造反叛逆之罪，每个人都可以宽恕十次死罪。

癸巳（十五日），敬晖等人率领文武百官上表唐中宗，以为：“五德之运轮流兴起，没有两德同时盛大的事情。天授年间改朝换代之际，李唐宗室被诛杀流徙殆尽，哪里有与武氏同殿受封的权利！现在上天又重新眷顾李姓，但武氏依然像以往那样受封为王，与李姓宗室一起居住在京师，开天辟地以来从未有过这样的道理。希望陛下为大唐江山着想，顺从朝野士民的心愿，削夺他们的王爵以安定人心。”唐中宗没有听取他们的建议。

敬晖等人害怕武三思的谗言陷害，便把考功员外郎崔湜当作自己的耳目，以便随时刺探武三思的消息。崔湜见中宗亲近武三思而猜忌敬晖等人，便把敬晖等人的全部打算告诉了武三思，反而成了为武三思效劳的人。武三思推荐崔湜作了中书舍人。崔湜是崔仁师的孙子。

在这以前，殿中侍御史南皮县人郑愔巴结张易之和张昌宗，二张败死之后，被贬为宣州司士参军，又因犯贪赃罪的缘故，逃到东都，私下拜见武三思。郑愔刚见到武三思时，哭得很悲哀，一会儿又放声大笑。武三

甚怪之，愔曰：“始见大王而哭，哀大王将戮死而灭族也。后乃大笑，喜大王之得愔也。大王虽得天子之意，彼五人皆据将相之权，胆略过人，废太后如反掌。大王自视势位与太后孰重？彼五人日夜切齿欲噬大王之肉，非尽大王之族不足以快其志。大王不去此五人，危如朝露，而晏然尚自以为泰山之安，此愔所以为大王寒心也。”三思大悦，与之登楼，问自安之策，引为中书舍人，与崔湜皆为三思谋主。

三思与韦后日夜潜晖等，云“恃功专权，将不利于社稷。”上信之。三思等因为上画策：“不若封晖等为王，罢其政事，外不失尊宠功臣，内实夺之权。”上以为然。甲午，以侍中齐公敬晖为平阳王，谯公桓彦范为扶阳王，中书令汉阳公张柬之为汉阳王，南阳公袁恕己为南阳王，特进、同中书门下三品博陵公崔玄暉为博陵王，罢知政事，赐金帛鞍马，令朝朔望；仍赐彦范姓韦氏，与皇后同籍。寻又以玄暉

思向来位尊任重，对郑愔的悲喜无常感到很奇怪。郑愔解释道：“我在刚刚见到大王时之所以痛哭失声，是在为大王将被戮尸灭族而感到悲哀。悲哀之后又放声大笑，是在为大王能得到郑愔的帮助从而得以免祸而感到高兴。大王您虽然深得天子的欢心，但张柬之、敬晖、桓彦范、崔玄暉和袁恕己五人手中都掌握着将相大权，并且个个胆略过人，以至于废掉太后的帝位都易如反掌。大王您自己考虑您与太后相比较哪一个权势地位更重一些？那五个人对您恨之入骨，日夜都想吃下您的肉，若是不能把大王灭族，他们是不会称心如意的。大王您如果不尽快除掉这五个人，您的生命安全就会像清晨的露水一样没有保障，可是您却还是怡然自乐，自以为像泰山一样安然无恙，这就是我郑愔为大王您感到痛心的原因。”武三思十分高兴，与郑愔一起上楼，向他请教使自己平安无祸的办法，并荐举他作了中书舍人，与崔湜一道成为自己的谋主。

武三思与韦后天天在唐中宗面前诬陷敬晖等人，说他们“倚仗功劳专擅朝政，将对大唐的江山社稷不利。”中宗听信了他们两人的谗言。武三思等人趁机为中宗出谋划策，“不如封敬晖等人为王，同时罢免他们所担任的职务，这样的话，表面不失为尊宠功臣，而实际上却又剥夺他们的权力。”唐中宗认为这样做很好。甲午（十六日），唐中宗封侍中、齐公敬晖为平阳王，谯公桓彦范为扶阳王，中书令、汉阳公张柬之为汉阳王，南阳公袁恕己为南阳王，特进、同中书门下三品、博陵公崔玄暉为博陵王，同时免去他们的宰相职务，赏赐上述五人金帛鞍马，只要求他们于每月初一、十五朝拜天子；又赐桓彦范

检校益州长史、知都督事，又改梁州刺史。三思令百官复修则天之政，不附武氏者斥之，为五王所逐者复之，大权尽归三思矣。

五王之请削武氏诸王也，求人表，众莫肯为。中书舍人岑羲为之，语甚激切；中书舍人偃师毕构次当读表，辞色明厉。三思既得志，羲改秘书少监，出构为润州刺史。

易州刺史赵履温，桓彦范之妻兄也。彦范之诛二张，称履温预其谋，召为司农少卿，履温以二婢遗彦范；及彦范罢政事，履温复夺其婢。

上嘉宋璟忠直，屡迁黄门侍郎。武三思尝以事属璟，璟正色拒之曰：“今太后既复子明辟，王当以侯就第，何得尚干朝政！独不见产、禄之事乎？”

以韦安石兼检校中书令，魏元忠兼检校侍中，又以李湛为右散骑常侍，赵承恩为光禄卿，杨元琰为卫尉卿。

先是，元琰知三思浸用事，请弃官为僧，上不许。敬晖闻之，笑曰：“使我早知，

姓韦氏，让他与韦后同族。不久唐中宗又任命崔玄晖为检校益州长史、知都督事，后来又改任他为梁州刺史。随后武三思便下令文武百官重新恢复执行武则天时期的政策，凡是拒不趋附武氏集团的人都会被排斥，那些被张柬之、桓彦范等人贬逐的人又重新得到起用，朝政大权全部落入武三思之手。

张柬之等五王请求中宗削去武氏集团成员的王爵时，曾找人为他们拟表，众位朝臣中无人敢于出头。中书舍人岑羲代他们草拟了表章，遣辞用语十分激切；中书舍人偃师人毕构正轮到负责宣读这一表章，言语和神态显得十分严厉。武三思得志以后，便改任岑羲为秘书少监，外放毕构为润州刺史。

易州刺史赵履温，是桓彦范的妻兄。桓彦范诛杀张易之、张昌宗等人之后，声称赵履温也参预了诛除逆党的谋划，唐中宗召他人京任司农少卿，赵履温把两个婢女送给了桓彦范；等到桓彦范被免去宰相职务以后，赵履温又夺回了两个婢女。

唐中宗赞赏宋璟忠诚正直，连续把他提拔到黄门侍郎的高位。武三思曾嘱托宋璟替他办一件事，宋璟义正辞严地拒绝他说：“现在太后都已经将帝位传给了太子，大王你就应当以侯爵的身份回到自己家里去，怎么还可以干预朝政呢！你难道不知道吕产、吕禄两人的结果吗！”

唐中宗任命韦安石兼任检校中书令，魏元忠兼任检校侍中，又任李湛为右散骑常侍，赵承恩为光禄卿，杨元琰为卫尉卿。

在此之前，杨元琰知武三思日益专擅朝政，便向唐中宗请求答应他辞去官位，削发为僧。唐中宗没有同意。敬晖听说这件事后，

劝上许之，髡去胡头，岂不妙哉！”元琰多须，类胡，故晖戏之。元琰曰：“功成名遂，不退将危。此乃由衷之请，非徒然也。”晖知其意，瞿然不悦。及晖等得罪，元琰独免。

上官婕妤劝韦后袭则天故事，上表请天下士庶为出母服丧三年，又请百姓年二十三为丁，五十九免役，改易制度以收时望。制皆许之。

癸卯，制：降诸武，梁王三思为德静王，定王攸暨为乐寿王，河内王懿宗等十二人皆降为公，以厌人心。

甲辰，以唐休璟为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如故，豆卢钦望为右仆射。

六月，壬子，以左骁卫大将军裴思说充灵武军大总管，以备突厥。

癸亥，命右仆射豆卢钦望，有军国重事，中书门下可共平章。

先是，仆射为正宰相，其后多兼中书门下之职，午前决朝政，午后决省事。至是，钦

对杨元琰打趣说：“要是我早一点知道此事，我就去劝陛下同意你的要求，剃光你这胡人的脑袋，岂不是太妙了！”杨元琰长了一脸的络腮胡子，看上去像胡人，因此敬晖拿他开这样的玩笑。杨元琰回答说：“人在功成名就以后，如果不激流勇退，就会遇到危险。我的确是从心里想辞官出家当和尚的，不仅仅是作个样子。”敬晖知道他的真实想法之后十分吃惊，感到十分不高兴。在敬晖等人因武三思的诬陷被杀后，只有杨元琰一人得以幸免。

上官婕妤劝韦后承袭武则天时期的旧制，向中宗上表请求规定全国士民百姓一律为被父亲休弃的母亲服丧三年。又请求规定天下人民二十三岁时才算成丁，到五十九岁就免除劳役，她要求作这一改变的目的是收买人心。唐中宗对她的所有建议都采纳。

癸卯（二十五日），唐中宗颁下制书，下令降低武氏集团成员的爵位，将梁王武三思降为德静县王，将定王武攸暨降为乐寿县王，将河内王武懿宗等十二人降封为公爵，以此满足天下百姓的心愿。

甲辰（二十六日），唐中宗任命唐休璟为尚书左仆射，依旧任同中书门下三品；又任命豆卢钦望为尚书右仆射。

六月，壬子（初四），唐中宗任命左骁卫大将军裴思说为灵武军大总管，目的是为了戒备突厥兵的侵扰。

癸亥（十五日），唐中宗命令尚书右仆射豆卢钦望遇有军政大事时，可以到宰相议事的方，与宰相们共同商议处理意见。

在此之前，仆射就是正宰相，后来仆射大多兼任中书门下之职，每次上朝都是在上午商议处理朝廷大事，下午处理尚书省的事

望专为仆射，不敢预政事，故有是命。是后专拜仆射者，不复为宰相矣。

又以韦安石为中书令，魏元忠为侍中，杨再思检校中书令。

丁卯，祔孝敬皇帝于太庙，号义宗。

戊辰，洛水溢，流二千餘家。

秋，七月，辛巳，以太子宾客韦巨源同中书门下三品，西京留守如故。

特进汉阳王张柬之表请归襄州养疾；乙未，以柬之为襄州刺史，不知州事，给全俸。

河南、北十七州大水。八月，戊申，以水灾求直言。右卫骑曹参军西河宋务光上疏，以为：“水阴类，臣妾之象，恐后庭有干外朝之政者，宜杜绝其萌。今霖雨不止，乃闭坊门以禳之，至使里巷谓坊门为宰相，言朝廷使之变理阴阳也。又，太子国本，宜早择贤能而立之。又，外戚太盛，如武三思等，宜解其机要，厚以禄赐。又，郑普思、叶静能以小技窃大位，亦朝政之蠹也。”疏奏，不省。

务。到这时，豆卢欽望专任右仆射一职，不敢参与宰相们对于军政大事的讨论，所以唐中宗下达了这样的命令。此后专任尚书仆射的人，便不再是宰相了。

唐中宗又任韦安石为中书令，魏元忠为侍中，杨再思为检校中书令。

丁卯（十九日），唐中宗将其兄孝敬皇帝李弘的神主迁入太庙，庙号为义宗。

戊辰（二十日），洛水泛滥，冲掉二千多户人家。

秋季，七月，辛巳（初四），唐中宗任命太子宾客韦巨源为同中书门下三品，仍然保留他原任的西京留守职务。

特进、汉阳王张柬之上表请求回到襄州养病；乙未（十八日），唐中宗任命张柬之为襄州刺史，但不主管该州事务而领取全额俸禄。

黄河南北十七个州发洪水。八月，戊申（初一），唐中宗因发生水灾的原因而下诏要求臣下直言规谏自己的过失。右卫骑曹参军西河县人宋务光上疏认为：“水属阴类，是臣下、女人之象，恐怕是后宫有干预外朝政事的，陛下应当想法防患于未然；现在连日大雨不止，朝廷于是关闭坊市北门来祈求晴天，以至于使民间称坊门为宰相，说是朝廷让它来调解阴阳的。再者，太子乃是立国的根本，应当及早选择贤良而有才能的王子，将他封立为太子；此外，外戚势力太大，像武三思等人，应该解除他们所担任的重要职务，再多给他们一些俸禄；最后一点，郑普思、叶静能仅凭一些小技就窃据要位，他们也是败坏朝政的蛀虫。”这篇奏疏呈上之后，唐中宗根本不审阅。

壬戌，追立妃赵氏为恭皇后，孝敬皇帝妃裴氏为哀皇后。

九月，壬午，上祀昊天上帝、皇地祇于明堂，以高宗配。

初，上在房陵，州司制约甚急；刺史河东张知谔、灵昌崔敬嗣独待遇以礼，供给丰贍。上德之，擢知谔自贝州刺史为左卫将军，赐爵范阳公。敬嗣已卒，求得其子汪，嗜酒，不堪釐取，除五品散官。

改葬上洛王韦玄贞，其仪皆如太原王故事。

癸巳，太子宾客、同中书门下三品韦巨源罢为礼部尚书，以其从父安石为中书令故也。

以左卫将军上邽纪处讷兼检校太府卿，处讷娶武三思之妻姊故也。

冬，十月，命唐休璟留守京师。

癸亥，上幸龙门；乙丑，猎于新安而还。

辛未，以魏元忠为中书令，杨再思为侍中。

十一月，戊寅，群臣上皇帝尊号曰应天皇帝，皇后曰顺天皇后。壬午，上与后谒谢太

壬戌（十五日），唐中宗将妃子赵氏追立为恭皇后，将孝敬皇帝李弘的妃子裴氏追立为哀皇后。

九月，壬午（初五），唐中宗在明堂祭祀昊天上帝、皇地祇，以唐高宗李治配享。

当初，唐中宗被贬到房陵时，地方官府对他的限制约束非常严格，只有刺史河东县人张知谔与灵昌县人崔敬嗣两人对他以礼相待，供给的物品十分丰富。唐中宗很感激他们两人，于是将张知谔由贝州刺史提拔为左卫将军，并赐爵为范阳公。崔敬嗣已经故去，唐中宗找到他的儿子崔汪。但由于崔汪嗜酒如命，实在不能胜任任何实际职务，只好让他当五品散官。

唐中宗为韦后的父亲上洛王韦玄贞改葬，其礼仪都依照武则天之父太原王的先例。

癸巳（十六日），太子宾客、同中书门下三品韦巨源被免去相职，改任礼部尚书，这是因为他的叔父韦安石被任命为中书令的缘故。

唐中宗任命左卫将军上邽人纪处讷兼任检校太府卿，这是由于纪处讷娶了武三思之妻的姐姐的缘故。

冬季，十月，唐中宗命令唐休璟留守京师。

癸亥（十七日），唐中宗巡幸龙门；乙丑（十九日），唐中宗在新安狩猎之后又返回东都。

辛未（二十五日），唐中宗任魏元忠为中书令，杨再思为侍中。

十一月，戊寅（初二），群臣给唐中宗上尊号为应天皇帝，为韦后上尊号为顺天皇后。壬午（初六），中宗与韦后一同到太庙拜谢列